

【躲在衣櫃很久了...他發現我了嗎...】

作者: WalksToTrainStation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1-新開始

今年我25歲，
上個月移民到外國。
兩日後過生日既我，
今個星期，一直起度打點一切。
要簽閱移民局既文件，
要計劃我既生日派對。

呀，仲有。
要處理新屋企既事。

我租左一間屋。
兩層既設計同以前住開的單位，
無論格調、感覺都唔同。

第一層，係客廳同廚房。
仲有一間客房。
客房對出有度玻璃門，外面係花園
企出少少，
可以清楚見到二樓主人房既。

呢區寧靜、人少。
我可以享受自己一個既平凡。
最緊要係，
起呢度，過去，只係過去。
以前發生既一切，
都會被我緩緩淡忘。

2-生日

今日係我嘅生日。
因為種種原因，我習慣咗一個人
一個人慶祝，
一個人食蛋糕，
一個人享受孤獨嘅派對。

將音樂開到最大聲，
隨着漸變瘋狂嘅旋律起舞。

突然，音樂停咗。燈光由閃下閃下，到而家成間屋變得漆黑一片。

頂。身邊冇個男人，好多野都係要自己做。依家咁嘅情況，就算係逼不得已，都要無奈咁冒着黑暗出去電箱睇下咩事。

踏出門口，冰涼嘅空氣配住刺骨嘅涼風，陰森嘅氣氛充斥着我身體嘅每一個部位。為咗我屋企嘅燈光，我只好裝作勇敢。繼續一步，一步，走到電箱前面。

打開銀色嘅鐵蓋，有一堆字，由於太黑，我一句都睇唔到。靠住手指嘅摸索，我摸到幾個好似開關嘅制。對修理電箱一竅不通嘅我，唯有將所有開關打開。

'喀喀喀' 雖然唔知做得啱唔啱，
既然全部開關都開咗，
應該冇錯掛？

我自以為是咁笑咗笑，
將鐵蓋蓋好之後，
慢慢咁行返去大門

3-門前

我自以為是咁笑咗笑，
將鐵蓋蓋好之後，
慢慢咁行返去大門

企起大門前面，
我可以從門下既空隙見到起屋入面透出嚟嘅燈光，證明我維修成功。當我暗地裏自我讚嘆自己嘅聰明，眼神閃過個空隙。

呈一條線嘅光，
多出一個黑色嘅障礙物。佢從左，移動到右，從右，再移動到中間嘅位置。中間嘅光線就被擋住左。

可以移動得咁靈活嘅物件，
可以係乜？
我屋企無養寵物，
想講個合理啲嘅解釋，
我一啲都唔願意相信，
呢個擺在眼前嘅事實。
同我隔住一道門距離嘅入侵者，

係人。

一個趁人離開屋企五分鐘就擅自入侵嘅人，究竟要有幾大嘅膽量？如果我而家入屋，有危險既一定係我。

我嘅思緒陷入混亂，
手足無措既我無計可施。
害怕得發紅嘅雙眼
死死望住門下個空隙。

我怕一個不留神，
失去左逃跑嘅好機會。

我嘗試唔發出任何聲音，
頭都唔回，身都唔轉，
右腳輕輕向後踏，
腳尖掂地，再慢慢將腳掌平放
最後將成隻腳穩定起地上。
一步。
左腳再輕輕向後踏，
同右腳一樣，
順次序將左腳穩定好。
再一步。

如我所願。

我嘅步伐冇發出任何聲音。
而屋入面嘅入侵者，
亦都冇任何動作。

我繼續向後行，
極度渴望逃走的心理，
不知不覺地掩蓋左我既理智。

原本緩慢嘅步伐，
慢慢變急、變快，
而係呢一瞬間，
我感覺到一隻冰冷既手，
輕輕咁，搭住左我膊頭。

4-十字路口

原本緩慢嘅步伐，
慢慢變急、變快，
而係呢一瞬間，
我感覺到一隻冰冷既手，
輕輕咁，搭住左我膊頭。

我全身變得僵硬，
起呢個寒冷的冬天，
我塊面卻驚到微微發燙，
雙腳不由自主咁顫震。

係呢一刻，我係到諗，如果我真係就咁有咩三長兩短，世界上仲有冇人會留意到我嘅消失，有冇人會為我流淚，有冇人會渴望我回到佢哋身邊...

諗到呢度，我嘅眼淚已經誠實咁答左我。自從離開左佢，已經無人會再記得我既存在。

即使好想可以改變呢一切，我知道唯一嘅退路係轉身，睇下我仲有啲咩可以做。

雙手輕輕抹走眼淚，
我強忍着驚聲尖叫既衝動，
慢慢轉身。

而我終於望到搭我膊頭嘅人，係一個目測大約5歲，着住白色連身裙嘅女仔。佢擁有一對墨黑色、且深邃既雙眼，睇落空洞而木訥。眼神好似要將我吸走，然後碎屍萬段。佢既嘴角掛住笑容。同佢奇怪嘅眼神格格不入。
唔理佢咩樣，起呢個情況下，
我覺得有責任將呢個女仔安全妥置。

'殊...'我將食指輕輕放起雙唇前，示意叫佢唔好發出任何聲音。而佢，一直都好安靜咁企左係度。

我個腦一片空白。

我唔知可以做啲咩。

我就靜靜咁企左係度，

同個女仔維持住同一個狀態。

一分鐘，

兩分鐘，

三分鐘，

四分鐘，

突然，女仔舉起手，用力咁扯住左我嘅右手，轉身拔腿就跑。我完全意識唔到發生咩事，只能夠跟住佢跑。

一路跑，

一路跑，

跑到一個十字路口，

一個好普通嘅十字路口。

平時有源源不絕嘅車經過，
而家，一架都冇。

唔知點解，
我個心泛起一陣揪痛。
然後個鼻好酸，
雙眼慢慢變得模糊，
一滴嘅液體從我塊面滑落，

“滴”

一滴眼淚滴落凹凸不平嘅地面。
係呢個寧靜嘅夜晚，
聲音變得格外清晰。

接住落嚟，
我知道我要清楚了解，
自己而家可以做啲乜。

5-夢

接住落嚟，
我知道我要清楚了解，
自己而家可以做啲乜。

我唔知過左幾耐。
一啲時間觀念都冇，
個女仔已經走咗。
留低我一個係十字路口既正中間，我知道好危險啊，但係我自己都諗唔明，點解我竟然唔怕。反而覺得好平靜。後來，我企左起身，我覺得我再無其他野可以做。既然連俾車撞我都唔怕，點解要怕返屋企？

拖住搖擺不定的腳步，
我慢慢行左返屋企。
到咗屋企，
大門依舊緊緊關閉。
唯一不同嘅，
係門下空隙既影，已經唔見咗。

我細細力拉下手把，
度門開咗。
而我亦施施然咁入咗去。

已經冇咗頭先嗰種恐懼。
我去廚房擺左把刀，開始將成間屋搜查一遍。

咦，
根本無人。
頭先起門外發出左少少聲音，應該已經將入侵者嚇走。

之後我再冇心情慶祝生日。
只好將門鎖好。然後入房。

呢一晚，
我發左個夢。

夢入面，
我見到我一生最愛嘅男人。
佢拖住左一個只有佢一半咁矮既女仔。佢嘅左手揸住一隻戒指。佢回頭，佢問咗我一個問題。然後佢雙眼冒出一線一線既紅筋，更流出一行行紅艷既鮮血。一瞬間，佢突然倒地。地上既血灘範圍越來越大，而佢旁邊個女仔即刻向我跑黎。

係短短的幾秒入面，個女仔剩下只有一米左右距離就掂到我。我見到佢面目猙獰，眼神閃出一絲絲詭異，血紅既口中大叫“還翻爸爸比我！還翻爸爸比我！”

“呀！！！”
一聲尖叫後，
我發現自己比自己嘈醒咗。

仆街，點會發個咁嘅夢，
我個心起伏不定，
仲受緊好大嘅驚嚇。

或者，
嗰件事仲未完。
而且，佢應該有個了結。

6-屋外？屋內？

發左一個咁可怕既夢，
我已經再訓唔著。唯有行到浴室，放一缸熱水，好好浸個浴。
希望可以忘記恐懼。

企起浴缸前，
我默默褪去身上每一片衣物。
眼望住肚皮上既疤痕，
眼淚又再起眼眶打轉。
點解？點解要忘記過去都咁難？

突然諗起五年前發生既事，
我開始自責，
我估，
都係因為呢件事，佢地想報仇。

我記得盼哥哥係我師兄。
一直一直，都係我暗戀佢、追求佢。佢上完每一個課節，我都會買定佢愛食既糖，企起課室門口等佢。
從來，佢半推半就咁接受呢啲野，完全冇同我親近多半步。
直至有一日，
佢同佢女朋友分左手。佢好唔開心，一路喊，一路行翻屋企。
見到佢咁，我個心好難受。我一邊起後面跟住佢。

終於，佢發現左我，
久久未得發洩慾念既佢，
突然變左一隻兇殘既野獸，毫不留情咁推倒我，扯破我身上每一件衣物，無視我既尖叫、抗拒，狠狠地進入左我身體。黏稠既精液混和點點血紅，我已經泣不成聲。我估唔到，佢唯一一次願意同我親近，只為發洩淫慾。

接下來三個星期，盼哥哥聯絡過我好幾次。每一次，都係搞完野就講ByeBye。我唔知佢究竟愛唔愛我。但我愛佢，所以我接受一切。同時亦憎恨自己只有洩慾既利用價值。

之後，我無再同佢聯絡。我唔想令到美麗既愛情變得如此低賤。更重要既係，我對佢已經無左嗰種迷戀。

到我月經無再出現，
每食少少野就想嘔，
個肚會突然好痛。
我知道，我有左bb。

起醫院檢查左好幾次，份報告都係寫我懷孕。我絕望、我後悔。我默默走到盼哥哥屋企，淡淡講左句'我有左'。正想同佢講我想落左佢，盼哥哥竟然笑住話："真架？太好喇！"然後佢開始興奮咁想像我地未來既生活。我冷笑，只覺得佢不切實際。

唔係無情啊。我根本未準備好。
我無錢、我未玩夠、我唔鐘意湊仔
重點係，我唔再愛盼哥哥。

我決定要結束一啲野。

7-結束

我無錢、我未玩夠、我唔鐘意湊仔
重點係，我唔再愛盼哥哥。
我決定要結束一啲野。

嗰日，
我約左盼哥哥陪我去醫院檢查。
聽到醫生話比我地知，
bb有幾大個，有幾健康，
盼哥哥好開心。
而我，只係講左句，
我地不如好好傾下計。

醫生聽到，
冲話醫院天台岩岩種左啲花，
嗰度仲有啲枱凳，
曬下太陽對bb好，同我地講，話可以去坐下、傾下計。

於是我地就上左天台。

到左天台，
我話，不如落左個bb，無謂再拖啦。盼哥哥面色大變，
話我殘忍、仆街、賤格。
我聽到真係好嬲。
第一次，明明係佢夾硬插入黎。

一段爭執之後，我坐上天台邊緣既圍籬，打算用自己條命威脅佢。

我大叫，
如果佢再堅持要我生個仔，
我就跳落去。

盼哥哥即刻跑過黎扯翻我落地。
我用力掙扎，佢緊緊抱住我，到已經無力再扯住我，稍微放鬆左雙手一秒。

起呢一秒，無意識到佢放鬆左手既我踢左佢一腳，頓時感覺到一下離心力。當我以為今次死硬，背脊被用力一推，我跌翻落天台地下，隱約聽到一句，"求下你好好照顧個bb吖？好無呀？！！！！"，
枱頭一望，
盼哥哥已經唔見左。

我跌坐左起度。呆呆望住個圍籬，眼淚又再濕徹滿面。

直至聽到警車聲，然後有個身穿藍色制服既人上左黎，話係警察，要請我落翻去樓下協助調查、同錄口供。

我默默跟住行起前面呢個警察，落到醫院大堂近門口。
門口外，係一個已不見人形，手腳向不同方向異常彎曲折斷，平躺鮮紅血泊之中既屍體。佢既雙眼，緊緊瞪著我所在既方向，似是懷住點點哀怨。
呢個人，係我化成灰都會認得既人。無疑，佢係盼哥哥。

我曾經深愛既人，一分鐘前，仍盡力想挽留一條生命、一分鐘後，自己卻從高空跌死。就死係我眼前。
這種感覺，真係好奇怪。

而警察亦似察覺到我面上既呆滯同一絲恐懼，用一隻手推住我向大門走。

我同個警察同行，一直走到離屍體只有三米左右既距離。我見到另一個警察用一個銀色鉗，將盼哥哥個電話夾到一個透明膠袋入面。